



我的智多星母亲

谢大光 主编

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

舐犊情深
父亲、母亲和我
亲子情结
回忆远方的母亲
丧葬
我的母亲
门洞
妈妈的回忆
落梅
老娘
鸱外夫人
我的智多星母亲
回我家
三个儿子
父亲
挨骂的信
在奶奶家
外祖母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014035697

116
256

我的智

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

多星母亲

谢大光◎主编

献给情深
父亲、母亲和我
孩子情话
回忆逝去的母亲
哀悼
我的母亲
门洞
奶奶的回忆
落梅
老娘
海外夫人
我的童年
回家
三个儿子
父亲
我写的信
在奶奶家
外祖母



116
256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2291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智多星母亲 / 谢大光主编.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3

(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

ISBN 978-7-5306-6397-4

I. ①我… II. ①谢…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7374 号

选题策划:李家文 装帧设计:刁子勇

责任编辑:李家文 责任校对:陈 凯

出版人:李华敏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132千字 插页:3

印张:9.5

版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3.00元

目录

- 1 舐犊情深 [埃及] 阿卜杜勒-阿齐兹·贝沙里
- 9 父亲、母亲和我 [日本] 佐藤春夫
- 15 亲子情结 [日本] 水上勉
- 37 从父亲说起 [日本] 津岛佑子
- 42 回忆远方的母亲 [智利] 米斯特拉尔
- 48 母亲的死 [法国] 夏多布里昂
- 52 丧葬 [法国] 米什莱
- 57 我的母亲 [法国] 纪德
- 62 门洞 [俄罗斯] 索洛乌欣
- 68 妈妈的回忆 [意大利] 迪诺·布扎蒂
- 74 我的母亲 [日本] 堺利彦
- 82 落梅 [日本] 尾崎一雄
- 101 老娘 [日本] 井伏鱒二
- 108 鸥外夫人 [日本] 森茉莉
- 111 恶妻 [日本] 小堀杏奴
- 121 母亲的消息 [日本] 三浦哲郎
- 128 母亲的女性 [日本] 五木宽之



- 135 我的智多星母亲〔日本〕井上厦
- 147 移动的故乡(外一篇)〔韩国〕许世旭
- 154 独生子娶妇〔日本〕林京子
- 166 三个儿子〔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 171 父亲〔俄罗斯〕邦达列夫
- 176 刺〔日本〕森茉莉
- 186 父亲〔日本〕井上靖
- 192 父亲的形象〔日本〕芥川比吕志
- 200 挨骂的信〔日本〕秋山加代
- 209 父亲和电话〔日本〕室生朝子
- 214 季节的华奢〔日本〕立原千
- 221 再到湖上〔美国〕爱·布·怀特
- 230 气比松林〔日本〕水上勉
- 241 女儿〔日本〕高滨虚子
- 243 怕难为情的父亲〔英国〕罗·林德
- 251 在奶奶家〔法国〕纪德
- 271 外祖母〔法国〕普鲁斯特
- 277 奶奶〔美国〕雷·布莱德贝利
- 284 闺房〔美国〕劳拉·坎宁汉
- 290 当外婆的艺术〔巴西〕拉·克罗斯
- 295 父母的兄弟们〔英国〕卢卡斯

舐犊情深

[埃及]阿卜杜勒-阿齐兹·贝沙里

你来信要我谈谈父母对孩子的爱,爱的程度、种类,是否一视同仁。你说有一事不明,请我解困。你认为父母爱孩子无可置疑,天经地义,但你却见过大多数父母,虽不是全部,希望他们压根儿不生这些孩子该多好!又爱又烦,莫名其妙!

你再三恳请我谈谈这种爱,并要求描述得实在、清楚,连你这个没有孩子的人也能身临其境般地嚼出点父母对孩子感情的味道。

你给我出了道难题,一道我无法回答的大难题,我如何向你描述你压根儿没有体验的事物呢?如何让你明了与你毫无瓜葛的东西呢?你和那些人何其相似乃尔,他们没吃过梨子,没见过紫色,没听到伊拉克曲子,没闻过素馨花香,却要

像吃过见过听过闻过一样知道其味其色其声其香！天呀，你让我作难了，你也让语言作难了！这种事只有感觉才能明白，只有意会才能言传。

话虽如此，我仍可谈谈体会。不过有言在先，要我找回过去胸中蕴含的对孩子的情感成分并说深说透，是万万不能的。

爱一词所包含的感情成分很多，它们或相似相近，或千差万别，但不论如何相近或相远，对每种事物的爱都是有其特殊形态和独立感受，如有对生活的爱，对美的爱，对享乐的爱等等，而对孩子的爱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的。

爱孩子不同于爱妻子，不同于爱双亲，也不同于爱兄弟姐妹及其子女。这种爱的滋味是从那些爱中尝不到的。它是一种混合体，其中有同情和怜爱，有幸福和美好，有快乐和悲伤，有放心和挂虑，有自私和袒护，有恐惧和期盼。所有这些混合起来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主味仍是同情和怜爱。

有一位阿拉伯诗人说过：

我们的孩子只是
行走于地的我们心肝

也许你读过这句诗，一次又一次，但即使你读过一千次，

也未必读出父母读出的感受。是的，他们是我们的心肝，一旦他们不在，我们会立即感到空寂失落，胸中仿佛失去最宝贵的东西。

我的儿子，他意味着我，但我不想他是我的全部，我只想他是我心中同情、怜爱、期望、至福感和至美感的精华。儿子的肉、血、骨不过是这些情感的构架，或只是一种象征，这些情感立即幻化为人形，我能看到的只是闪烁摇曳在人形上的这些情感。

幼子在我眼前嬉戏，使我霎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抛开了身上的烦恼，霎时离开了自我。我发现自己恢复了孩提的天性，是我在跑、在跳，是我玩得心花怒放，欢天喜地。幼子突然在跑跳中绊倒了，于是我恢复了自我，匆忙赶去将他扶起，并回到了原先的位置。

你如果听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出现在他们孩子的游艺场上而毫无应有的庄重和威严，甚至比那些少年还要顽梗和淘气，这时你应明白，他们绝非仅为孩子高兴而强作欢颜，他们大多是从孩子身上发现了自我，感到自己年轻了，像年轻人一样嬉戏打闹何尴尬之有，于是他们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感到了无比的快活。你如果听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给自己孩子当坐骑，让他们骑在背上而不觉得有伤大雅有失身份，这时他们已无力将自己的心肝装回胸腔，至于是放在胸脯上还是后背上则是完全一样的。

你可能见过父母宁肯将糖果等喂孩子而不自己吃，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仅是喂孩子甜食，不，他们认为这样比自己亲口吃更甘甜，所谓吃在孩子嘴里甜在父母心上。

我亲吻儿子时确感从中得到了无以言表的世上最大的享受。你见过烈日下一个口干舌燥嗓子冒烟的人扑向清泉的情景吧，他恨不能将泉水汲干以消解喉咙的火辣焦灼，然而他怎么能与我吻儿相提并论，我吻我儿比他更性急更心甜，而且他有饮足之时，我无吻够之日。如果说饮水可以滋润身体，那么吻儿则可慰藉心灵，而二者在情感的天平上又是无法相比的。

我见幼子在牙牙学语，在说，在笑，顿时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再甜美的歌喉再高明的琴师都不能令我如此陶醉，仿佛花树久旱逢甘霖，枝也摇来花也笑。

我可能怒火中烧，脾气坏到了崩溃的地步，然而我小儿子出现了，我的怒气刹那间烟消云散。

世界上最提心吊胆惊慌失措的人莫过于见其子遇险或走近险境的人，他将猛扑过去，为救子而不顾一切，无论同归于尽或牺牲自己救出爱子！

孩子病了，我的心在流血，我疯了，我在怜悯与痛苦、慈爱与恐惧、同情与忧虑间挣扎。一个大而可怖的阴影由远及近，我不敢看又不能不正视，而一旦看清，我哭了，以泪抚痛，寻求解脱。我祈求上苍，把灾难降临我头上，如命中注定，我

愿真诚地义无反顾地代他去死！

怪莫怪过这种人，他们贪生怕死，想比任何人都长寿，但正是他们唯恐儿子死在自己之前。他们最大乐趣是想象：如果自己诉苦有儿子抚慰；自己生病，有儿子侍床；自己死时，有儿子合上自己双眼；自己归天，有儿子将自己埋入黄土，那该多好啊！

你问我，是否每个孩子都得到父母同等的爱？是否在父母心目中他们处于同一地位？他们会不会因为大、小、男、女而有所区别？

你当明了，在你深爱你所有的孩子当中，你会发现你对他们每个人的爱又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其他孩子的情。爱下面的情犹如逻辑学家所谓的属下面的种是一样的，你从苹果、梨子、葡萄、无花果等各色水果中都能得到甘甜，但每种水果的甜又有其不同的甜味。

事实上，如果人有更灵敏的感觉，更细腻的情感，能深入到心底去了解这种差别的真谛，他会看到爱的质相同，核统一，只是每个孩子的年龄、条件、性别赋予爱以不同的形式和色彩。

我说过，爱是多种情愫的混合体，其中最突出的是同情与怜爱。躺在摇篮里的婴儿，对他几乎只能是同情与怜爱；稍长，当他嘴里能蹦出几个字时，除这两种情外，还会去亲近他，逗他；再长，他能跑能跳，学说话时，你会更愿意亲近他，

逗他,你还将感到他成了你消愁解闷的重要对象,甚至离不开他,缺不了他;等他长到上学受教育的年龄,除了上述感情外,你将偏重于培养他成为一个听话、自重、有礼貌的人,并将有步骤地向他灌输如何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的年龄越大,这种期盼的感情越深,以至淹没了其他感情。如果他出门在外或生病卧床或遭遇不测,同情与怜爱又突显出来,因为这时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两种感情。

我想现在你该相信下面这段话说得中肯了吧?当有人问某某,你最爱你哪个孩子?某某答道:我最爱他们中年龄最小的,直到他长大;最爱他们中出门在外的,直到他回家;最爱他们中生病卧床的,直到他痊愈。你大概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同情、怜爱与关怀是对女孩子爱的突出因素,因为她们是弱者,在生存竞争中,她们缺少有力的双手。

你问,对孩子的爱是否因美与丑、伶俐与愚笨、礼貌与粗鲁、勤快与懒惰、成功与失意而有所不同?

你可能读过下面一段故事:有人问厄阿拉比,你爱某姑娘到何种程度?厄阿拉比答:以天起誓,她家墙头上的月亮比邻家的圆!

你会说,这个厄阿拉比真会撒谎,他情人家墙头上的月亮明明和她邻家月亮一模一样嘛。你也许认为他说的再诚实不过了,他看见她家墙头上的月亮就是比邻家的又大又圆嘛。对孩子也一样。你看到他们身上几乎全是优点,或者说,

至少你不会仔细琢磨和思考，你几乎看不到他们的缺点，不论是性格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你看他们时只是一望而过，不会经意去研究，因此，在你眼里他是最好的孩子，再说，你是在看你的心肝，更确切地说是看你自己。你自然懂得，人是很少注意到自身缺点的，就是注意到了一点点，也不会像对待别人身上的缺点那样大惊小怪。同样，你会发现，做父母的对待自己孩子不会像对待别人孩子那样去评头品足，他们评价别人孩子用的是审慎理智的目光，而对自己孩子则感情用事，不带丝毫思考与冷静。

诚然，某孩子可能有明显的品德缺陷，某孩子可能害残疾而严重影响生计努力，某孩子可能道德败坏，可能误入歧途甚至做了天理不容之事，等等。但这在为父心理上的影响，和评价上的分量要比事实和他人轻得多，弱得多。当然，这些肯定使他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怒火中烧，大发脾气。但这些非但不会损伤他对孩子的爱怜与偏护，恰恰相反，倒证明他的爱怜与偏护。他忧心如焚恰恰是出自对孩子的怜悯与同情，可怜他们没有而且不会成为最幸福的人。

而且做父母的有时还可能希望自己孩子不如死了好，这绝不是出于憎恶与仇视，这只是哀怜他当初何以没有学好，没有成为有用之材。正如我们最亲最敬的人患了绝症，成日价疼痛呻吟，辗转反侧，已无医可治，无术回天，出于怜悯，我们祈求上帝赐他速死，以使他从剧痛中解脱，而与此同时，我

们又是最怕他死的人,最希望他活下去的人。

最后,如何将爱孩子又希望他们不该生下来,统一起来。我不怀疑,你提此问题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希望他们不该生下来与生下来又希望他们死去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父母希望孩子不该来这个人世,是因为怕他们经不起尘世三灾八难的折磨,这种希望恰恰是他们对孩子至深的爱。

到此,我可能告诉了你些什么,也可能什么也没讲清。但我可以指点你谁可以最清楚最准确地描述你想知道的一切。这对你并不难,快去结婚生子吧,只有孩子才能令你真正品味做父母的滋味。

杨乃贵 译

父亲、母亲和我

[日本]佐藤春夫

……我不知挨过父亲多少次鞭子和棍棒的痛打。父亲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又是理想主义者,因此,他的儿子渐渐不中做父亲的心意了。

我成为一个不肖之子,照父亲的说法,全是母亲过于娇惯的结果。

实际上,我是母亲的钟爱之子。虽然有两个弟弟,我却一直睡在母亲身边,直到考上中学为止。只要是母亲,我总是滔滔不绝,其他人,我一概不想说话。对父亲也一样。父亲一要开口说什么,我马上就哭。父亲以亲切的口气给我说话时,也是如此,真叫人头疼。这样一来,父亲似乎也不愿开口了。就这样,稍微长大些后,从十三四五岁起,我的性格来了个突

变,对文学产生很高的热情,也是在这个时候。

对于这个无法对付的儿子,母亲还是母亲,只能是父亲的缘故。原来,在我出生前后,父亲对于那些旅行中的南画家和俳谐师等人物,或留宿家中,或当成朋友,净和这些古里古怪的人来往。而父亲自己也是个具有这种无用的怪癖的人物,所以照母亲的说法,这种怪癖也传给了我。

我如今的确感到我的身体里流动着许多父亲的血液。从风貌上说,我很像当年的父亲——人们都这么说。看了照片就更明白了。近年来,甚至有人错把我当成了父亲。从声音上说,我在楼上说话,连母亲也分辨不出是我的,还是父亲的。不光是外貌,从爱好上说,我喜欢搜集各种无用的东西,这一点也很像父亲。从书画、古玩,到各类动植物。父亲还养过鹤。据他说,除了学习音曲之外,其他什么都干过。他骑过马,迷恋过摄影。刚刚进口自行车时,他也曾极爱一时。父亲在二十岁前拿到医师证明,便及早自立,为此,他年少时的好奇心都一一得到了满足。分家时父亲没有从祖父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能安贫乐道,可以说他是出自真心的爱好。父亲只是从赴东都^❶求学的经费中搜集了一点文人画。当时他很爱读鸥外渔史的著述,后年又敬慕漱石先生,收藏了先生亲自赠给他的书画、扇子等物。

❶指江户(今东京)。

我兴趣广泛,又有点这山望那山高,但我对于读书、园艺和美术的爱好逐年增加。父亲总是把“俗气”一词当作批评一切的标准。我想,洁白或许是他的道德的理想。他是个讲究气度的人,但同时又有点难以理解的懦弱性。两三年前,去东京的时候,我听母亲说,他们一同去和服店,无法任意挑选,因为父亲指责母亲说:“人家店里摆得整整齐齐,你一挑不就乱了吗?”

“有个词儿叫‘略带微醺’,而我却是‘略带微愁’,反而感到高兴。这种高兴总有点怪哩……可我喜欢。”我记得父亲有一次这样说。伊利安·库帕说过:“诗的痛快中有欢乐,这只有诗人知道。”若果如此,我的父亲就是诗人。父亲先称镜水后称泉睡,如今号泉叟,是私淑子规的俳句诗人。他对文学很敏感,我住在贫穷的幽灵坂这地方时,父亲每次给我写信,总是在信皮上写着“幽丽坂”这个地名。

“镜水”一词的由来是,他的故家在八镜野,旁边有条河。镜水之父号镜村,又自名镜野隐逸,英年早逝,遗《镜村诗集》一卷。我家代代行医,又是农民。虽说不是小泉八云,但我的血液里,不论父方还是母方,都没有一滴商人的血。镜村之父椿山应召做了水野土佐守的典医,最后没有走入仕途,只是个村翁,喜欢和歌。一个一个诗魂是我家的遗产。有人说,天才是突发的东西,遗传只会是能才。要是这样,我什么都可以。只是我和弗里德里赫·尼采都是夸耀祖先的人。

“知子莫如父”，父亲经常说。他说要我去当农民，在北海道平原早就为我准备好了一块土地。父亲也许清楚地知道我将来比起人来一定会更加热爱自然吧。我以为我和父亲本人的性格有些地方是很相像的。

诗魂，如前所述，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这个。但是直到后来，父亲都没打算把我培养成一个诗人。像父亲一样热心于子女教育的人大概很少。

我没有科学的素质和沉着的美德，也没有理物和理财的才能。父亲早就看透了这点，他教我采集动植物，每天早晨写一百个字，以养鸡生蛋为材料做算术，还有每天晚上记日记等。我没有一项能够完好做到的。父亲叫我习字的范本是菊池荣斋从日本史上选择的，有记述勇士、贞女、伟人和名家画像的文章。那是有名的书，我可是全忘了（追记：书名为《前贤故实》）。从书籍的选择上，可以窥见父亲的好尚和理想。父亲还绝不忘记对我的情操教育。他夏季早晨起得很早，把我带到神社的森林里，来到僧院的水池边，让我观看盛开的莲花。父亲并没有偏废对我的任河一种教育，而我却是一个生来怎样就怎样的人，到如今还只是一介喜欢浪几句歪诗的穷措大。

我对于母亲没有什么要说的。我爱母亲，真不知如何说明她是怎样的人。我只能说她是我的母亲，此外再没有任何语言了。我自己不知道，但也许正如父亲所说，母亲无意中对我过于溺爱了吧。我是她的第一个儿子。然而我认为，被溺爱